



西河渡口 朱幸福

青弋江畔的西河古镇，因四面环水兴盛了600多年。几道大桥跨江而过，昔日繁华的渡口码头也渐渐冷清起来，但老街上光溜溜的青石街道、曲折幽深的窄巷、粉黛黛瓦的老屋，再次成为市民旅游休闲的新宠，且趋之若鹜。

我去西河古镇那年正是秋天，青弋江汛期已过，水位下降了许多，露出河边店铺高耸的墙脚和渡口码头台阶下一大片荒芜的土地，几个农民正忙着在滩涂上耕种。同行的朋友感叹道：“要是能在渡口种些花草苗木，建个微型湿地公园，一定别有一番风味。”我听了也深有同感，就向当地政府文旅部门建议造个“渡口湿地文化公园”，没想到竟然与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他们立刻找来专家设计公园建设方案，砍伐杂树、铲除杂草，添置石凳、木椅，买来大量名贵时尚的盆景花卉，布置出各种美丽造型。

渡口小公园建成后，果然吸引了大批游客来此休憩。此后我也多次陪朋友来参观，沿着码头伸向河边的几十级台阶拾阶而下，河面上波光粼粼，渡船往来穿梭，渡口边是烧烤、露营、休闲的游客，远处是河畔湿地密密的芦苇荡及上空自由翱翔的鸥鸟，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相机留下精彩的瞬间。

渡口湿地文化公园火爆出圈了，成为游人必到的网红打卡点，摄影家朋友更是端着相机流连忘返，大V、网红还架起设备开启了现场直播……我也因此沾沾自喜了好久。然而，好景不长，随着第二年夏天梅雨季节的来临，皖南山区山洪暴发，陈村水库开闸泄洪，几乎一夜之间，青弋江河水暴涨，浑浊的山洪携带着竹木杂草汹涌而来，平日静美的青弋江突然露出狰狞的面目，洪水迅速淹没了两岸的坡地，并直逼古镇街面。河滩上那些鲜嫩的蔬菜、绿油油的小麦、金灿灿的油菜花及数不清的野花杂草被洪水吞没，只剩下细密的芦苇、高大的树木挣扎着露出自己的梢头，在水面上漂荡。那几个当地农民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种植的农作物被水毁了，惋惜不已，而河里的鱼儿们却高兴起来，它们在丰美的水草间穿梭、翻滚、跳跃，享受着大自然赐给它们的饕餮盛宴。

我就纳闷地问那几个农民：“你们明知道滩涂年年都会有洪水的威胁，为什么还要年年年在滩涂上耕

种呢？”

那农民深深地叹口气说：“如果当年的洪水小或过境快，我们耕种滩涂还是有丰收的希望。而你们引以为豪的渡口公园，政府年年投资修建，年年打了水漂，却没有任何门票收入。”

农民的话惹得我无言以对，恰巧几个游客兴致勃勃到渡口公园准备打卡，面对翻涌的浊浪，非常沮丧地快快离去。一位直播美女发问：“为什么不能给渡口公园建一道防洪堤呢？”

我哑然失笑了，因为政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花费巨资建一道几乎没有收益且影响生态的公园大堤，但为了不让游客和来的摄影家们失望，每年洪水退后，当地政府还是会花钱修复公园的水毁设施，购买新的花草树木，恢复了公园美丽的容颜，让渡口公园再次回归大众的视野。那别致的造型、缤纷的色彩、馥郁的花香所构成的人造美景便继续在旅游群和朋友圈里扩散。

今年夏天，我再去西河古镇，却惊讶地发现，渡口的湿地公园里居然没有人造的景观，没有摆放璀璨的鲜花，但依然游人如织。

青弋江水已经落到了河中心，露出两岸绵延的滩涂和河中浅滩上丛丛簇簇的芦苇。渡口公园内的大树依然郁郁葱葱，滩地上绿草绒绒，还夹杂着许多不知名的野花，三五成群的鸥鸟在湿地上空翩翩起舞，一切是那样的真实自然，充满着盎然的野趣。

林间草地上，搭起了几个野营帐篷，一个男人坐在沙滩椅上看书，一个小女孩在两棵大树间的秋千上摇来荡去，而女人则忙着用手机不停地拍照。不远处一把大伞下，几个年轻人支起炉子，一边烧烤食物，一边喝着啤酒。摄影家朋友们如同追随鲜花的蜜蜂，不断地变换角度、按下快门。

当地的居民兴奋地告诉我，去年洪水退后，旅游办干部带着几名环卫工人，清理了渡口的杂物淤泥，剪去了被水损伤的花木枯枝，让其自然生长。没想到这种不事雕琢、野性十足的自然生态景色很受游客欢迎，来此拍照打卡的人依然络绎不绝。

我顿有所悟道：西河渡口湿地之美，美在真实，美在自然，美在灵动，美在和谐。

随笔

飘过天空的云朵

石泽丰

秧苗被母亲插进泥田之后，天气就开始炎热起来。田间路上的小草好像从此开始疯长，即使我们践踏着，和同伴一道每天往返于学校和村庄，但它们仍然在路的两边铺展开来。好在每天放学回来，我都要去放牛，在这些田埂上，打发着每天下午不上学的时光。

牛埋着头，啃食着这些绿油油的青草。偶尔苍蝇飞过来，落在牛身上，牛甩动着尾巴，不时地驱赶着苍蝇。我呢，手牵牛绳，走在它前面，枯燥无味地一步一步地向后退着。大概也就是在这时候，我习惯于仰望天空，习惯于将目光停留在天空的云朵上。它们飘在空中，像山、像河、像我心中的圣母。

我很专注于它们的每一点变化，并收藏在心底。这种专注的神情，以至于后来我在看一个人的时候，目光总是要多停留几秒。这时，我的母亲便说，你就像个傻子。我没有作声，也不去解释其中的原因。我想，只要我自己知道就行——这种观察完全是出于自己为了加深印象，包括从县城远道而来的小云姑娘。

小云喊我们村一位名叫何宝映的老人为姑奶奶。她的到来，是为了满足何宝映临终前的愿望。那时，何宝映正病入膏肓，在即将走到人生终点的时候，她想见到她娘家人。这种心愿，至今我都认为，任何言语的描述都是那样苍白无力。何宝映躺在病床上，呻吟着，目光投向屋上的黑瓦。即使直直地盯着，它也无法穿过瓦砾抵达瓦砾之上的天空。屋外云朵飘移，屋内时间捆成了一团，似乎找不到一个流逝的出口。这使我想起，何宝映在嫁到我们村之前，她是哪里人？她的娘家又在哪里？这一切，仿佛是一个揭不开盖子的瓦罐，谁都没有提起过，好像谁都不知道。大家所知道的，就是这个村里有一个叫何宝映的奶奶。

几经周折地打听，何宝映的儿子不知从哪里得来了一点消息：何宝映娘家人现在走出了大山，搬到县城里去住了。这一点，连何宝映自己也不知道，毕竟许多年没有来往过。何宝映的儿子托人捎去了口信。事后有一天，一个自称是把何宝映喊姑奶奶的小女孩在她姨的带领下，来了。她穿着洁白的裙子和一双粉红的凉鞋，圆脸，干净、美丽，一身青春的气息。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城里的女孩。没有走出过村庄且常年放牛的我，仿佛见到了一个美丽的天使。我把目光不时地飘移过去，落在小云的身上，打量着这个外来之客。我不敢和她搭讪，我觉得我们之间有着很远的距离。一个农村的孩子，哪配和一个县城的女孩交往。我只有用眼睛记录，将她每一个活动的身影收藏在自己的心底，然后，在那些枯燥的日子里慢慢地回味。

大约过了两三天，云就要走了。她们和何宝映打着招呼，脸上露出了惜别之意。其实，那时的何宝映已经失去了正常反应，没有任何表情。倒是我，有一种莫名的不舍，觉得眼前的这朵白云就要飘走了，飘进县城，回到属于她的那方天空。她还会不会再来？她们没有说。

就在小云离开后的第二天，何宝映带着病痛离开了人世，离开了我们的天空。我哭得特别伤心，因为，何宝映就是我的祖母。

家在岳西云深处 吴慧

我的家乡是藏在大别山沟壑里的小县城，那是被云雾轻轻托着的“云上岳西”。

小城藏在山坳里，抬眼是泼墨般的青山，层叠着往天边铺，这里有着山的厚礼，处处孕育着灵秀。翠兰茶芽裹着晨露，那是云雾吻过的痕迹，炒茶时满屋清香；高山茭白挺着嫩腰，长在海拔千米的田垄里，沾着晨雾的水珠像碎钻；茯苓在竹匾里晒得嫩白，切开后断面泛着玉般的光；就连墙角砖缝里，都可能冒出几株金银花，藤蔓缠着老墙往上爬，想够一够天上的云。

以前大家都住着泥砖黑瓦的矮楼，房子紧挨着房子，若是谁家炒茶，那茶香能缠绕过窄巷子，飘到家家户户。小孩子喜欢在巷子里疯跑，追着卖冰棍的自行车，有时蹲在街头看爆米花机“嘭”地一声惊飞了麻雀，或者趴在衙前河的石桥栏杆上，看婶子们洗衣服，在河边玩水，李婶子蹲在最上头的石板上，木槌“砰砰”砸在浸湿的被单上，水花溅起又落下，在袖口洒出深色的印子。她们边捶衣裳边拉家常，家长里短都在水声里传开了。那时的日子就是这样，山是青的，水是绿的，擦肩而过的人都能叫出彼此的小名。

后来再回县城，好多老屋挂着锈迹，春联褪成了浅粉，墙缝里的杂草探出头。许多人搬到了大城市里，他们的孩子在写字楼里敲键盘，孩子的孩子在游乐场里追气球。窗外的云还像从前一样飘过，只是

看云的人少了。热闹像衙前河的水，慢慢地流远了，只剩下空荡荡的巷子，风穿过时，带着点怅然，卷起地上的落叶，像在数着那些离开的脚步。

直到乡村振兴的风吹进了大别山，岳西这座小城忽然就醒了，“云上岳西”的名字也越叫越响。柏油路盘着山往上爬，像给青山系了条黑丝带，老房子修得亮堂，木窗换成了玻璃，却留着原来的雕花，窗台上摆着盆栽兰草，雾气漫过来时，像给房子戴了串翡翠；“岳西人家”的灯笼在民宿门口晃着，游客的笑声混着炒茶锅的“滋滋”声，把巷子填得满满当当的，他们说，这云上的风景，比画里还美！

如今的岳西，活成了“云上”该有的精神模样。走出去的年轻人回来了：有的把老粮仓改成民宿，院里种着从山里挖的兰草，推开窗就是漫山云雾，客人说，“住在这里，像睡在云里”；有的扛着手机在茭白田直播：“家人们，看这茭白，甜得能当水果啃！都是高山云雾滋养出来的好东西！”

我魂牵梦萦的岳西啊，山更青了，水更绿了，茶更香了，人更亲了。日子就像刚沏的翠兰，玻璃杯里，芽叶舒展着往上冒，热气腾腾里，全是新的盼头，就像山间的云雾，看似轻柔，却裹着无尽的生机，正在大别山的沟壑峰峦间，徐徐铺展出一幅明媚的山水画卷。